

淺談荒野專職訓一 我在這裡，你也在這裡

文／曾意婷（台北分會專職，自然名：花楸）

我們被形塑成什麼樣子在社會上生存？
是良善的、執著的，還是自私的？
或者你還有更多答案？

進入荒野工作七個月，日子不用細數，感覺時間流逝的速度比以往快上許多。在參與環境議題的道路上，多數人都以狂奔的方式，渴望做更多、渴望衝更快，以為可以提早抵達理想的終點，但畢竟這條路是綿延而無盡的，所以這多數的我們都有停下來懷疑自我的時刻。也因為這些時刻，匯聚了更多思考與能量，儘管有的人中途離開，但也有更多的人仍舊堅守在路途上。

我想說說關於在專職訓那三天聽到的失望以及勇氣，還有觸動心底的思考。

關於第一天

「人厭槐葉萍」是它的名字。在嚴重入侵臺灣的生態系統後，造成水池物種的大量死亡，協會能做的不外乎是加強環境教育，以及透過人工盡力的消除這危機。於是我們抵達了雙連埤自然教室。雙連埤的夥伴說，千萬要小心，在水池清理人厭槐葉萍之後，身上的涉水衣務必需要檢查、確認無夾帶任何人厭槐葉萍，避免離開水池後，沿路為它們播種，衍伸更多的問題。



三、四十個人幾小時內努力清除了好幾十袋，乍聽清除的數量很多，但放眼所及盤根錯節的生長狀態便能知道，我們僅僅處理了九牛一毛，而臺灣的外來種入侵也不只是人厭槐葉萍而已。直接接觸環境危機，是專職訓的序曲。

關於第二天

第二天的雨，在我們離開五十二甲溼地就下個不停，從思源埡口到武陵，山林的氣候跟平地截然不同。二十四年前，一群人在思源埡口聚集，他們失望、他們憤怒，他們訴說著關於這座島嶼被破壞的無奈，但他們將此轉化為能量，他們發願守護這塊土地，屬於每一個人的土地，於是有了今日二十四歲的荒野保護協會。

濕冷的雨讓思源的空氣很清爽，吸入肺中的是自然的原始生命力，很純粹、飽滿能量。午餐時間，大家各自拿著食物尋找在雨中的休憩之處，我看見一位夥伴獨自盤坐在溪流當中巨大的石頭上，他閉著雙眼，似乎毫不遲疑地讓自然找到他，進入他的呼吸當中。那是一幅凝結而流動



的畫面。他是全然屬於這裡的。那身為旁觀者的我呢？

長時間的拉車總算從思源移動到武陵，雨勢著實影響活動，還好在武陵仍有一方小天地可以遮雨供我們活動，全部的人圍繞坐在賞楓亭，聽雨落、聽風嘯。雖然意境很美，但我一直覺得很冷，濕透的布鞋讓寒意從腳底竄升至頭部，風從四面八方湧來，暈眩感也是，我感覺很糟，所有很糟的回憶跟感受同時夾雜一起。

在武陵的這段期間，籌備團隊邀請了生態心理學的講師，帶來「眾生大會」工作坊的濃縮版課程內容，從「生態我」非語言式的自我特質展示、「遊走」的主題式對話、到兩人一組互相帶領的活動，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感受。我怎能不被融入自然當中的歌聲所感動呢？「生態我」的階段一位夥伴用了他的歌聲，告訴我們他是什麼樣子，安靜無語只有自然聲音四周，他的聲音格外清亮、真實，我忍不住流淚，我覺得我跟隨著淚水也融入了雨中，好似我也終於屬於這裡。

除了以歌聲表現生態的我，還有以肢體舞蹈、以行走流動，還有痴狂的大笑。在生態中的你，如果無法用言語介紹自己，你會如何呈現呢？什麼樣的模樣是你？是你創造了現在的你？還是社會型塑了現在的你？

在「遊走」階段，講師隨機的喊停，讓我們找尋鄰近順眼的夥伴分享事情，聽著關於彼此在自然界中特殊的經驗，也想像彼此是人生中看見的最後一位人類，而這種想像眼前的人



即將消逝的感覺，讓我很哀傷，更湧出許多對一個生命體的珍惜與愛。我們也在遊走過程，與對方雙手貼合，隨意地、無聲地挪動，找尋移動的平衡、平衡的移動。

而兩人互相帶領的階段，站在前面的人背對後面的人，閉上眼睛，由後面的人扶著肩帶領行走，後面的人引導前面的人觀看畫面，前面的人給予讚嘆的回饋。透過另一個人的眼，看見世界的樣貌，像是遠方的櫻花盛開、四周涼亭的樹木濕漉漉的，還有地上隨意丟棄的垃圾。我能帶你看見什麼呢？而你在乎什麼呢？

可是我啊，覺得不知所措更多。我對於工作上的作為充滿疑惑，大量而繁重的行政工作，讓我充滿無力感，我很困惑面對這樣的空虛是有必要的嗎？會因為這些行政工作讓環境變得更好嗎？或者我們讓事情變得過度複雜而無法回歸本質呢？



「真相曼陀羅」邀請大家分享在環境議題中，覺得憤怒、哀傷、空虛、失望的事情，並請在場的人當分享結束後，回應我們聽見你了。一位夥伴哭了，他說很多五十二甲溼地的鳥兒被毒死，他很哀傷，還有夥伴說，他無法讓他的孩子體驗他小時候乾淨的海灘，他很憤怒，還有很多的很多的話，很多人都很無力，在他們經歷了這麼多失望的事情之後。

自己的身體不適隨著雨忽大忽小，在晚上終於達到極致的頭痛，也因為雨，夜晚進森林的獨處時間取消。晚餐時刻，辛苦的籌備團隊為大家準備了熱呼呼的食物，全部的人躲在不大的遮雨帳棚下，位置不多，大多數的人都站著，熱鬧異常。或許苦中作樂就是非營利組織的特點，是不得不的積極心態。

關於第三天

終於是最後一天的專職訓，「眾生大會」邀請每個人扮演一種物種為自己發聲（以一種妄想



式的，因為人類才無法真正變成什麼），牠說牠是水、是風、是大赤鼯鼠、是樹，牠們感嘆環境的破壞，希望兩條腿（指人類）的可以重視不同的生命；牠也說，有很多好的兩條腿帶來生命力；我說，我在遙遠的一邊，我快忘記自己的名字了，我渴望有人探視，我渴望有人可以大聲地呼喚我的名字。我想，這始終是源自於人的本性，在乎被在乎。

人類可以扮演各種角色，但無法真正成為什麼，也因此更有責任扮演好自己這個角色。透過成為其他生命，看見自己的能力與責任，或許是眾生大會真正所要傳遞的概念吧。

這幾日反反覆覆的情緒與思考，說明了籌備團隊安排訓練的用心。無論是在生活中、在環境議題中，不外乎都是一貫的模式，我們永遠都無法準備好，上路了就全心全意投入感受，而這過程，一定能帶給我們些什麼。

聽了這麼多的回憶，其實我也有很多故事想跟你分享。如果你在這條路上走著孤獨，要不要陪著我走一段路，我也願意陪你走到遠方。☺

